

让绘画内化成一种本能

专访
日本艺术家
川内理香子



川内理香子,《一样的大脑》(All Same Brain, 2022)。图片致谢Shintaro Yamanaka (Qsyum!)

2015年1月9日,作为艺术项目shiseido art egg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24岁的多摩美术大学学生川内理香子在资生堂画廊举办了首次个展“自喉而下”(Go down the throat)。这次展览展出了她以“食”为主题创作的一系列绘画作品,乍一看不过是以素描线条随意描绘、点缀了些许色彩的日常事物,如寿司、糕点、蔬菜、动物等,而且这些作品没有进行正式装裱,只是简简单单地排列起来进入展厅,甚至给人一种尚未完成的错觉。然而,正是这样看似随意的绘画与展陈,消解了白盒子空间的人工性与刻意性,进入其中,就像走进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生活空间。艺术家所描绘的是进入嘴巴、经过喉咙,最终成为身体的一部分的、实实在在的食物,没有被她赋予任何超出生活的价值。用日本美术评论家、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馆长水泽勉的话来说就是:“这是一种纯粹状态下的线描,已然转化为自我目的。与其说这是在描摹某种事物,不如说川内那细腻而鲜活的绘画始终能够给人一种自动生成的印象。这是安提·克里马库斯[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化名——编者注]的精神。在那里,既没有顶点,也没有底线,只是不断地画下去。”换言之,从这些作品中能够感受到艺术家并不是通过理性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去进行创作,而是身心一体地沉浸在绘画中。

川内理香子对食物与身体的关系始终保持关注,聚焦于“吃”这一人类的日常行为及相关身体状态的变化,并凭借自己极其敏感的身体感知来进行艺术创作。食物一直是其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在她看来,人的身体是内嵌于现实世界的一种介质,与外部事物紧密相关。“当身体充满活力或虚弱时,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会发生变化。食物构成了我们的身体,吃下食物时,我们不可能意识不到身体感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吃成为身体感官与社交活动的复合体验。吃下食物是与身体的一种深度交流,不仅给人提供了维持生命的养分,也传达了人与世界交流的种种复杂含义。

川内理香子也意识到,食欲和性欲一样,都是很难通过理性加以控制的。“人类是否常常感到自己处于内与外、肉体与精神等之间的夹缝中?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无处可逃的绝望感,以及居于不安的尴尬……或许我们正处于无法彻底倾向任何一方的状态,像个任性的孩子般耍脾气吧。”这样的感受也影响了她的创作。

艺术创作的过程,既是物体(手)与物体(纸张或画布等)的碰撞,也是自身思维与物体的碰撞。川内理香子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遭遇迷失自己位置的时刻,尤其是在用餐时,不过,即便思绪飘向了别处,但只要感受到胃部的沉重,就无法忽视身体的存在。在绘画中,这样的意识则会集中于一点,形成一种独特的体验——“绘画让我最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性。在绘画中,我能感受到画布和油画颜料作为物质的坚韧性。而且油画颜料干燥需要较长时间,因此会有一种脱离创作者意愿、画面自行形成的感觉”。

绘画强化了身体的实感与美感,身体的实感与美感则让绘画显得更加丰饶充实,这样的联结如此美好,让绘画内化成了一种身体本能,自然而然地从川内理香子的手中涌现。即便她的创作后来慢慢衍生出更多的艺术类型,但在其艺术创作背后,始终贯穿着一种身心一体、灵肉合一的身体性。

你以自己对食物的兴趣为起点进行创作。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对食物有着异常敏锐的感受力的?

川内理香子: 可能在我儿时尚未有清晰记忆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感受力吧。

你曾经说过,自己从懂事起就喜欢画画,你的家人是如何为你提供支持的?

川内理香子: 他们可能认为我在绘画方面有着与他人不同的独特天赋,所以经常带我去参观像毕加索展览这样不专为儿童而设的展览。

除了绘画,你还有什么其他兴趣爱好?在进入多摩美术大学之前,你是否考虑过其他专业?

川内理香子: 我没有考虑过其他专业。除了绘画,我对其他事物也感兴趣,但所有兴趣最终都回归到绘画上。

就读大学期间,2015年你成为shiseido art egg最年轻的获奖者。

你还在2014年的群展CAF ART AWARDS 2014中获得了保坂健二朗奖。这些获奖经历对你之后的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川内理香子: shiseido art egg的Go down the throat是我举办的第一个个展。通过在那个展览空间中展示作品,我觉得自己学会了掌握客观的视角,能够客观地审视自己的作品,这也为我之后参加其他展览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可以说,这是我从学生转变为艺术家的重要转折点。

你从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神话学》中获得了很多启发与灵感,能谈谈你对《神话学》的理解吗?

川内理香子: 起初,我想要读一些与饮食有关的书籍,就开始寻找,看看有没有好的书籍。当看到《神话学》第一卷的标题《生食与熟食》时,在没有仔细阅读书中内容的情况下就被这个书名所吸引,便购买了这本书。读完之后,我眼前仿佛展开了一片神话的世界。这就是我与《神话学》的邂逅。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神话中出现的每一个具体事物,其背后都蕴含着隐秘的意义,

这些意义的内在一致性构成了故事的结构。有人认为,人类所有文化的起源都与用于烹饪的火有关,这些神话的核心都围绕着身体、与身体相关的烹饪的火以及与饮食相关的行为展开。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抽象的方式去思考、理解的那些事物,在神话中被赋予了具体的形象。读完《神话学》后,神话中的那些形象就开始不断出现在我思考的过程中,并逐渐融入我的作品之中。

神话中的意义,自己心里对这些意义进行反复琢磨、解释之后产生的认知,以及从这些解读中延伸出的个人想象与意义,都以复杂的方式交织融合,并在我的作品中共存。

相比其他以绘画为创作媒介的艺术家,手稿在你的创作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为什么这么重视手稿?手稿与绘画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你的创作中,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在之前的访谈中,你说过:“对我来说,线条是我的表现行为的根本。我能感觉到,那个瞬间自己的身体仿佛被凝缩在了线条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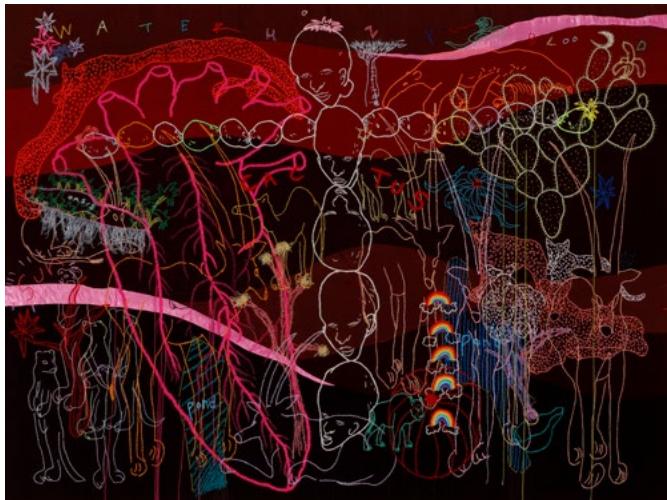
川内理香子: 在我看来,手稿与绘画、雕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对我来说,手稿不仅仅是用来制作某件作品的草图,还是一个能够独立存在的实体。手稿是通过线条来实现的,一条线可以营造出立体感、构成空间、勾勒出物体的轮廓,也可能仅仅被视为一条线。然而,手稿不局限于线条本身,也不局限于某种具体的物体,而是能够在两者之间自由转换,甚至超越二者的界限,是针对产生感觉的瞬间在作画。

由此,线条能够如实地反映创作者在那个时刻的身体和手部动作,以及思考的变化。在展现身体运动轨迹和呼吸的同时,线条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揭示其精神层面的存在——通过线条,那个瞬间创作者内心深处的东西仿佛被浓缩在了画面之中。我认为,能够将那个瞬间的能量保存下来的载体就是线条。

色彩在你的作品中也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元素,你是如何理解色彩的?

川内理香子: 我会根据当下想要表达的形象或感觉来挑选合适的颜色,或者单纯选择当时觉得最漂亮的那种颜色。颜色可以成为



川内理香子,《仙人掌》(CACTUS, 2025)。图片致谢Keizo Kioku

更好地表现自身感觉的契机,比如某种能轻易唤起感觉的、背景音乐似的图像。或者,用歌曲来比喻的话,它就像歌曲中的基调,能够让歌曲中的吉他或人声更为明显。

你用于创作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绘画、素描、铁丝和霓虹管等。你也曾经提道:“这些材料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从绘画中延伸出来的‘线条’。”

川内理香子:之所以想要制作铁丝作品,最初是因为我在自己的纸上绘画中感受到了一种雕塑性的元素。我不是沿着空间来绘制线条,而是要描绘一种在纸面上放置一根铁丝般的物质的感觉。我想,既然有这种感觉,那么在实际空间中也能实现吧,于是就开始用铁丝在空间中绘画。这种创作方式加以衍生,就进一步发展出让光穿过铁丝线条的霓虹管作品。我觉得霓虹管的性质与血管有相似之处,在材质上与人体也有重合之处。

你的每个作品和展览的标题都用英文表示,这是你有意为之的吗?日语标题和英文标题有什么不同?

川内理香子:关于标题,我基本上是选择与作品的氛围或意象最贴近,或者与那个感觉重合度最高的词语。当时脑海中浮现的、能精准契合这种氛围的往往是英语词汇居多。因为绘画本身并非语言,或许对我而言,用日语来表达的会话显得过于语言化了。

从事了这么多年的创作之后,你觉得自己的创作世界与你的身体



川内理香子,《身体》(Body, 2023)。图片致谢Keita Otsuka

以及身处的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川内理香子:有时我觉得作品就像自己的身体一样,但又有一种宛如他者一般独立存在的感觉。至于我自己,则会觉得“自己”这个存在的位置也会时不时地变得模糊不清。正如身体与思维的界限模糊不清一般,思维有时会将身体视为他者,有时又会与之重合在一起。

当我们在思考“我”这个概念的时候,能够意识到存在某种思想性的自我。但有时我能够感觉到,最能让自己成立的身体是一种与这种思想性的自我对立的存在。你所问的这种关系,就如同身体与思想、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平衡一般,是很难弄清楚的。❶